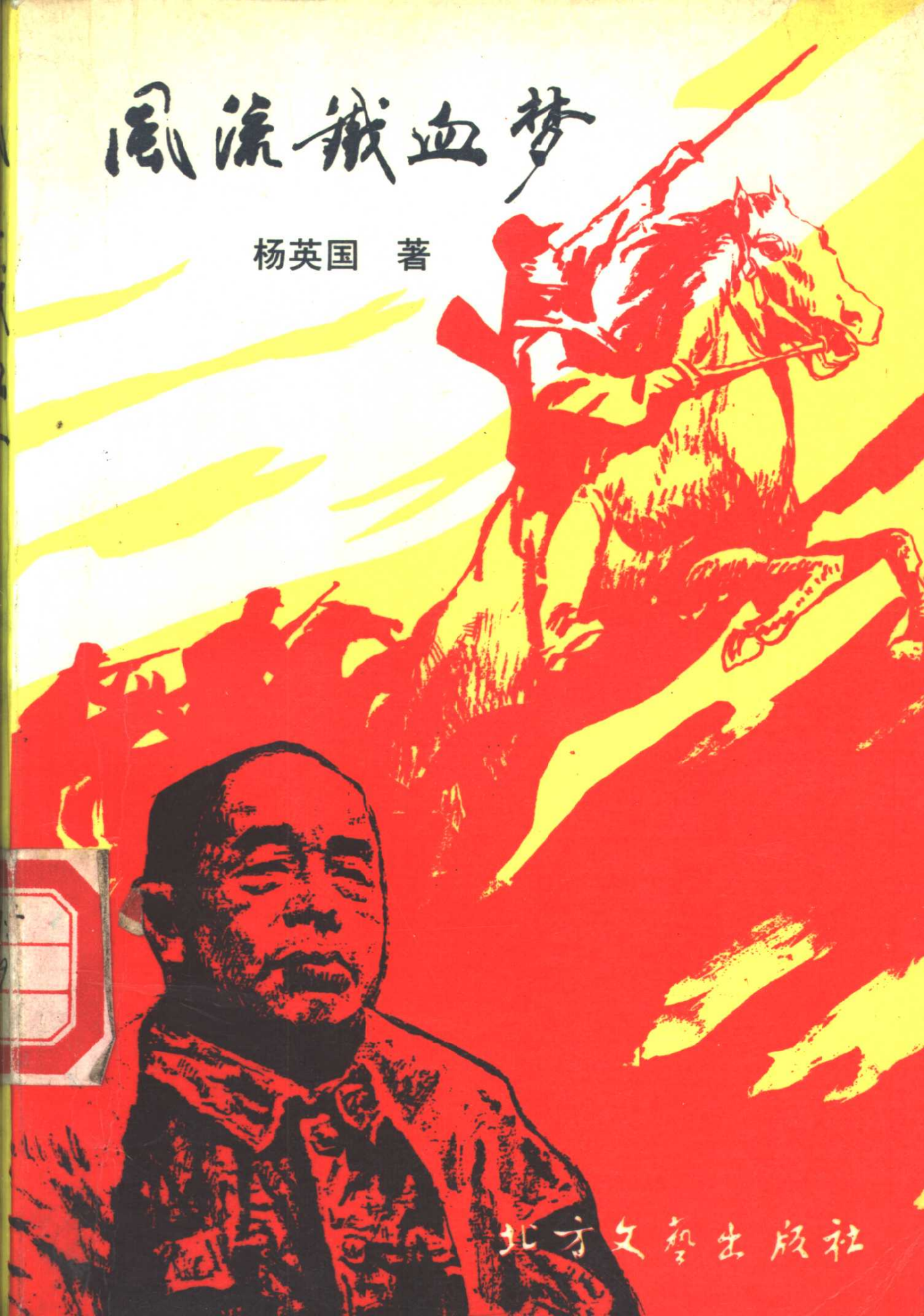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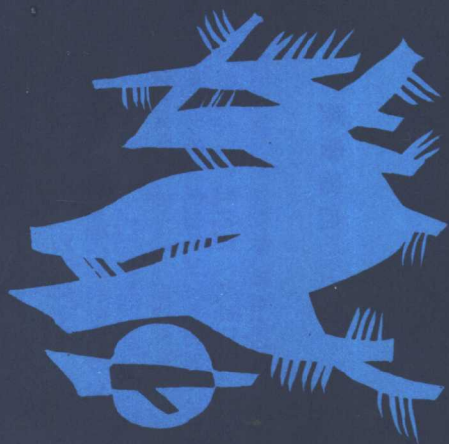
風流鐵血夢

楊英國 著



北方文藝出版社

1991'9 哈尔滨



国流戡血梦

杨英国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圣 祖 佛

责任编辑:何 声

封面设计:李 欣

封面题签:常忠臣

风流铁血梦

杨英国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张印 12 $\frac{4}{16}$ · 插页 2 · 字数 265,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87

ISBN 7—5317—0566—4/1 · 566

定价:6.0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传奇故事,弥漫着乱世的风云和情爱的气息,这是一部雄杰的史诗,闪烁着人格的光芒和人世的艰辛。

袁飞,一位出身于武术世家的穆斯林的儿子,以卓绝的武功杀死了仇人,参加了军队。六年间,提升和撤职交相跌宕,最终还只是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儿”。

为了解大部队之围,他铁骑入阵,屡遭凶险,突围后,情况骤变,已无去路。他凭自己的武艺和勇力,带领众人钻敌营,截军火,以奇制胜,以少胜多,在短短几天内,与日本兵打了一连串的巧仗、恶仗,把日军打得昏头转向,即惊叹他的才干,又感到与之较量是一种荣耀和幸运。鉴于他的能力和战功,上级决定让他担任相应的职务,可是他又违犯了军纪……

作品通过对袁飞这一传奇人物的塑造和描写,并穿插动人的爱情故事,歌颂了不畏狂飙巨浪的时代英雄,再现了艰苦悲壮的人民抗日战争片断和生活中的人性色彩,本书故事惊险曲折,人物形象浪漫潇洒,情节奇巧别致,语言凝重蕴藉又不失洗炼诙谐,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引人入胜的可读性。

一	铁骑突出	(1)
二	遇险	(7)
三	绝处逢生	(12)
四	混战纵队	(20)
五	首出大碱洼	(25)
六	夜进李家寨	(31)
七	惶惑	(42)
八	惊愕	(46)
九	意外回环	(51)
十	“打劫”	(60)
十一	碱洼怪客	(68)
十二	穆民情	(76)
十三	月夜巧遇	(92)
十四	闪身一击	(100)
十五	瞎驴撞槽	(107)
十六	肝胆相连	(117)
十七	运筹大碱洼	(126)
十八	血溅白沙河	(130)

十九	野狼回头的那一天.....	(147)
二十	遇险金牛河.....	(154)
二十一	情结情断长恨天.....	(166)
二十二	小弟.....	(177)
二十三	跌跤的“八爷”.....	(187)
二十四	贴近堵截.....	(196)
二十五	中国回回.....	(203)
二十六	夜半枪声.....	(212)
二十七	蛟龙甩尾.....	(225)
二十八	魔域天堂.....	(238)
二十九	喋血碱洼村.....	(244)
三十	沙丘雄杰.....	(254)
三十一	人间真情.....	(266)
三十二	夕阳下的大鹏庄.....	(270)
三十三	枭雄的谋划.....	(282)
三十四	大鹏鏖战.....	(291)
三十五	紧急驰援.....	(310)
三十六	西过金牛河.....	(322)
三十七	重逢沙丘下.....	(331)
三十八	“复生”.....	(341)
三十九	马陵之初.....	(349)
四十	你智我谋.....	(357)
四十一	血恨碱洼村.....	(363)
四十二	一切都在意外中.....	(370)
	尾 声.....	(376)

一 铁 骑 突 出

白河镇那高大厚重的围墙，眼下已被炮火轰塌了。一截截断壁残垣，象一溜高低不平的烂木桩，在褐黄的尘埃中沮丧地戳立着。草木的灰烬随风飘荡，与战场的硝烟相混杂，若即若离地游荡于镇内镇外的上空，似乎总躲不过这片血腥之地的诱惑。人肉的腥臭掺合着草木的焦糊味，拼命地弥漫开来，使本应静谧清爽的早晨，变得凄惨而污浊。

零星的枪炮声渐渐逝去，太阳开始升起。当四溅的血光将万物喷醒时，大地才意识到自己仍在喘息。雾障散尽，苍穹始现高阔，一篷淡黄的巨幕悄悄铺漫而来，最终成为整个乾坤的主宰。

白河镇南三里外，是高高的白沙河大堤。大堤与镇子之间，是一片平整的开阔地。如今，开阔地里的庄稼已被枪弹和人腿扫平，没有人影，没有雀儿飞，除了间或从堤南传出几声战马的嘶鸣外，天地一片静寂。

这是个两千多户人家的大镇。此刻，镇子里依然黑烟缕缕，街巷烂杂。数不清的房梁檩条被夜间的炮火炸飞到各处，有的压住血肉模糊的尸身，有的将幸存的房顶楼壁戳穿。到处是弹坑弹痕，到处是炸碎的土坯瓦砾。后街的房屋仍在冒烟，前街的宅院大都成了废墟。南风不大，在轻轻地刮，把这里的腥味臭味焦糊味，一直刮到镇北的五羊河堤。

白河镇座落在两堤之间，是八路军东岳分区司令部的驻地。阳光照射下，可以看到镇前远处的坑洼里瘫痪着日本坦克，坦克的这边，是大片日本兵和八路军战士的尸体。尸体虽已僵硬，仍旧相互扭结在一起，交叠横陈。显然，夜里这儿曾经发生过殊死的搏斗，而且，谁也没有在这场拼杀中，沾到多大的便宜。

天亮后，日本人撤到了大堤以南，对白河镇不攻，不打，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太阳从东方天际吃力地往上爬，爬到一个相应的高度忽然停住了。忧郁的眼神散发出哀伤的光，静静注视着这片倒楣的土地。这时，镇北的五羊河上突然响了两枪，接着，镇南大堤上出现了一个日本人。他手拿红白两面旗，左右交叉地挥舞了一阵，靠白河镇东南角的堤顶上，也随即出现了一个执旗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照葫芦画瓢，再向北打旗语，于是，在镇东——在那个日本人的视力范围内，又出现了红白两面旗。旗语继续向北传递……

堤上的日本人打完旗语，正要同堤下的一个胖军官说什么，镇子里突然一阵枪响，子弹虽然不是冲这儿飞来的，他还是吓得打个愣怔，慌忙将身伏下。胖军官骂了一句，跑上大堤，刚刚拔出军刀，忽见白河镇口出现了五个骑马的人。人伏马背，流星赶月般冲出镇来，直向西南不远的一片枣林飞奔。胖军官的仁丹胡抖动了几下，似乎省悟了什么，军刀指处连连怪叫，架在堤上的机枪立即“嘎咕咕”一个点射，紧接着就“哗”地扫过去了。子弹带着尖利的啸音在马队后边打起一溜溜尘土，其中的一匹马仆地跌倒，往前斜着滚了几滚，连同骑手一头抢

在了地上。就在这眨眼间，枪弹撵不上快马，胖军官眼睁睁看着另外四骑窜进了枣树林。他知道，那林中有一支强悍的八路军小部队，他吃过他们的苦头，不敢冒然去攻。

“八格！”

胖军官挥着军刀冲机枪射手骂了一句，气呼呼地走下了大堤。

半小时后，四骑又出现在枣林的西南边缘。与此同时，他们两边的矮土墩上，也分别架起了两挺机枪。土墩隐在林边，依傍的枣树，正是天然的掩体。每棵枣树的旁侧，差不多就有一支黑黑的枪口，一动不动地冲着白沙河堤。此时，堤上寂静无声，除偶尔有人露露头外，只晃荡着一面丧幡似的膏药旗。从大堤东头射来的阳光，灿然绚丽，这堤上堤下的景物，倒也显现出几分怪异，几分清奇。

林中的最高统帅，是位挽着袖子的八路军连长。连长此刻挺紧张，因为他知道，那条看上去很安静的河堤后，有整整一个联队的日军，这些狼崽子夜间曾几次向枣林进攻，只是由于自己的部队占了有利地形，才将他们一次次的打退。日本人报复性极强也很“鬼”，不会白吃亏，别看眼下惮于天光不再进攻，那隐在堤上的机枪筒子，却肯定正指向这里。他身边的这四骑，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小分队，每个人的身上，都揣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军分区司令员江震为此专门给他写了亲笔信，告诉——实际上就是命令他，无论如何，也要掩护这些骑兵冲过西南上的白沙河斜堤。

难呵！

连长用短枪把军帽顶到脑后，粗黑的眉毛打了个结。他蹲在林边树旁，边观察边琢磨。前边，出树林二百米有条一人多深的顺水沟，顺水沟直通西南上的河口。只要集中火力，暂时压住堤上的敌人，战马在一分钟内能够冲进沟里，两分钟能够奔到河口，跃出河口处向西一百几十米，就可以冲上斜坡，插入早已选择好的敌结合部空档，然后拐进西去的河湾，就算大半成功了。

这是险棋，但又非走不可。连长立起身，扭脸问那领头的骑兵：“准备好了？”

领头战士扬扬下巴，脸绷得象块铁。然后以命令的口气对连长说：“敌人不动，你们别开火！”

连长横他一眼，没说话。

领头战士吸了口气，朝林外看了看，忽然喝声“走！”双足一踹马肚，战马原地蹭了蹭蹄子，“唉儿”地窜出去了。象是影随人行，另外三骑也猛地跃出，呈三角形跟在后边，箭一般奔向了顺水沟。霎时间，枣林外搅起一片黄尘。

树林边上，连长不看骑兵，却咬紧嘴唇，攥着望远镜紧张地盯住远处的河堤。骑兵刚刚跑出百多米，他突然嘶哑着嗓子喊了声“打”。打字未落，两挺机枪分别从左右“哗”地响了。原来，连长从望远镜里看到膏药旗下跪起两个日本兵，一个向着骑兵瞄准，另一个朝堤下招手比划。也多亏他及时下令，枪声响处，两个日本兵刚刚倒地，一大群日本鬼子就从堤下窜上来了。但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火力盖住，只能死死地伏在堤上，被动还击。这一刹那间，四骑马已经跃进沟里。连长放下望远镜，长长地松了口气。

然而，连长高兴过早。就在他拉下帽盖，准备转身时，跑进沟中的骑兵突然变得处境险恶了。因为堤上的日军不再理睬这里，而是集中火力向着四名骑兵射击。显然，日军指挥官已经明白了其中的什么，开始截击他们认为行动诡秘的骑兵了。而这一段的地势，越往南越低，顺水沟也越来越浅。距离近，角度好，别说机枪，就是用步枪拦截也相当容易。果然，说话间，已有两骑中弹，人从马上给甩到沟涯，趴在那里不动。而战马拖着肠子朝沟沿上爬，朝主人跟前挣扎。这时，河堤以南又隐隐传来战马的嘶叫，很明显，敌人的骑兵也开始出动了。连长急红了眼，捋下帽子，大吼一声：

“加强火力，短促出击！”

机枪刮风似地扫向河堤，冲锋号“嘀哒”吹响。战士们跃出枣林，在“冲呵杀呵”的喊声中向前扑去。这一招果然奏效，敌人以为他们也要突围，慌忙将火力转向这里。可是，战士们冲出不远，在机枪的掩护下又退回了树林。就在这举手抬足间，那幸存的两骑已经冲出河口，上了斜坡，眨眼间越过堤顶隐没了。这里树林边上，连长攥着自己的帽子，不甚相信似地久久盯住斜坡堤顶。待到确信任务完成，这才一屁股坐下，松了口气。

敌人明白上了当。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竟然忘了危险，不顾小命地在堤上暴跳叫骂。他命令部下冲刚才倒在沟涯上的战马和八路战士的尸体扫射。枪弹象旋风般撩起片片黄土。刚刚坐下要吸烟的八路军连长又猛地跳起，拽过一挺机枪靠在林边的树上，嘴里骂着“日你小日本的缺德祖奶奶”，一个清脆响亮的单发点射，就见那日本军官在堤上蹦了两下，挺

麻利地滚下去了。日本士兵也象接到了命令，马上停止射击，齐刷刷地退下了河堤。不一会儿，河堤上又出现了那面丧幡似的膏药旗。

二 遇 险

五羊河伸展到镇西北二三里后，开始蜿蜒南拐。它恰如一个巨大的簸箕沿，往南通到白沙河，两堤相接处，形成个大的斜坡。由于镇西地势较高，这段河床几乎常年干涸。

这里是日军两个联队的结合部，防范稍稍松懈。苦战了一夜，此刻大部分日本兵都已睡了。八路骑兵先奔河口，后又猛然跃出西突，少量正在值勤的日本兵刚一愣神，人如流星马如风，两骑已冲到他们跟前了。有三两个省过神来的日本兵正要推弹上膛，可惜慢了几秒钟，两名八路骑兵的短枪连发，鬼子当即倒下好几个。等到大批日军闻声来到，一红一黑两匹战马早就呼啸着拐进伸往西北的河湾，影儿也不见了。

马如蛟龙，顺着白沙河湾的二滩狂奔了好一会儿，领头的年轻骑兵这才发现，身后只剩了一个战友跟随着。他勒住马，回首眺望，小而圆的眼睛里，射出刀刃般的寒光。那厚厚的嘴唇，象坦克的铁甲，扣得严严的紧紧的。胸脯呈大幅度地张弛，分明是燃起了复仇的火。他的鼻孔里迸出两股冒烟的热气，右手下意识地攥住战刀的圆柄，嘴唇微启，迸出个带有血腥味的“杀”字。机敏的战友似乎窥出了他的心理，并且理智的明白尚未脱离险境，忙驱马靠过去，用枪苗子朝他的马屁股上拧了一下。大黑马负痛难忍，一声长嘶往前窜去。就在这时，后边响

起了枪声，隐约可见十几骑日兵追了上来。大洋马引颈狂奔，鬼子的战刀在钢盔顶上白光闪烁。看对岸，远处也出现了日本骑兵，很显然，那是赶来增援的。倘若两股敌人同时逼近，他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领头的八路骑兵看在眼里，就放慢马速，摘下步枪，打量敌骑已经追到自己的射程之内，便让过战友，返身举枪，枪声响处，领头的鬼子好象打了个愣怔，在马背上挺挺身子一头栽下。可是，敌人并没有停止追赶，并且也开始还击，一时间流弹乱飞，枪声大作。但领头的八路骑兵没有惊慌，因为他已看准，鬼子用的是马步枪，射程短，在这样的距离内没有准头。自己用的是三八式，有效射程远，准确性大。所以他频频举枪，稍稍间断的“叭叭”声中，鬼子兵相继张下马来，队形终于大乱了。他们明白碰上了名副其实的神枪手，再不敢肆意狂追，就放慢马速，举枪乱射。瞅这机会，领头的八路骑兵一抖缰绳，大黑马撒开四蹄，霎时又越过了前边的红马。可是，几乎就在同时，一颗流弹恰好击中了红马。红马啾啾儿嘶叫着跌在河滩上，战士反应不及，一头栽下。领头的战士赶忙勒马趯回，蹬里藏身抓住战友的腰带提起来，打马一直往西去了。

重量增加，马蹄陷得很深。大黑马奔跑时撩起的细沙越来越多。细沙如雾如云，在河道里荡起一溜褐黄的烟尘。烟尘中，大黑马就象乌龙似的，在褐黄的激流里飞驰着。沙尘把刚才跌昏的战士呛醒过来，他耳中只听呼呼风声，马蹄嚓嚓，眼前云笼雾罩，恍惚中，自己进入了一个迷乱混沌的世界。他忽然忆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才明白自己是被战友救了。此刻，战友正一手提了他的腰带，一手拼命地挥掌打马。马儿也已竭尽

了全力，戴着嘴角的唇角和大张的鼻孔里，开始溢出粉红色的血沫。它跑炸了肺，仍在跑。它决心救他们。被救的战士激动了，但随着又愤怒了。因为他明白，如此下去，他俩连同忠诚的大黑马谁也别想活。他大声朝马上的人喊叫：“放下我，快放下我！”可是，马上的人好象没听到，不理他。他便拼命地挣扎。然而，那只手就象一把老虎钳，他怎么挣得脱呢？大黑马虽然骠壮，毕竟身负二人，已是越跑越吃力，越跑越慢了。后边的敌人呢，却越逼越近。他们的处境，已如临渊之鹿，相当险恶。这时，战士的眼里开始放出奇怪的蓝光，他在马肚上看看前边，看看后边，瞧瞧桌上的战友，瞅瞅马肚下飞逝向后的白沙河。暗黄的天空，低低地朝他压下来。天底下的一切，全成了血的颜色。他动动右臂，右臂跌脱了臼；他蜷蜷右腿，右腿麻木，显然受伤了。他明白，自己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也马上意识到，此时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他拼力把挤在马肚上的左手抽出来，从腰间拔出短枪，十分坦然地顶住自己的脑门，“噗”地打了一下……

骑手仍在策马狂奔，仍在不时的单手擎枪扭身后射。忽然，他觉得战马速度骤慢，左手的坠力越来越重了。一种不祥之感在脑中闪过，忙低头看去，啊！战友的全身耷拉下去，连同用皮条套在腰间的短枪，被河滩上的砂粒无情地拖擦着。他意识到提着的已是一具尸体，不由得就撒了手。战友的尸体掉在地上，打了个滚，然后仰面朝天。大黑马负载骤减，“刷”地往前窜出一段距离，但随即又被主人勒转回来，在死者的跟前站住了。后边远处的追兵见此情景，吓了一跳，也纷纷勒住了马。瞅这机会，这位八路骑兵又要举枪射击。可就在这刹那间，他猛

然看到了躺在地上的战友，战友虽还只有半边脸，但那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却出奇地瞪着天空。那眼里似乎有遗恨，有怪罪，有泪，有血，有火。他打了个冷战，蓦地意识到了战友之所以自戕的目的，想起了此时自身责任的重大。他当即收枪勒马，双足狠狠一磕，大黑马嘶叫着，蹦跳着，绕烈士的尸体转了一圈，然后泼喇喇冲进了白沙河。

白沙河水浅底硬，河水连同河底的砂砾同时被马蹄刨起，搅出一大溜黑白相间的浪花。大黑马在浪花中奔腾着，跳跃着，象巨灵神舞锤突进，只看到黑影隐隐，只听到水声哗哗，眨眼间，百步开外的河床已在身后。他冲过去了，他胜利了。后边的枪声越来越远，他策马顺河滩西驰，接着奔上南堤，半个时辰后，远远地望到了堤南一个长约五里的大村镇。只要进了那个村子，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他下了河堤，加鞭打马，大黑马一阵狂奔，看看已到村前，村口忽地拥出一股鬼子兵。他木雕似地呆了一下，便赶忙勒缰掉头，撒腿奔西北去了。鬼子们也呆了一小会儿，这才想起应该开枪。可是，那不期而遇的八路骑兵已经跑进了远处的那片大坟岗。日本官叽哩呱啦叫喊起来，马上有鬼子兵在一个高岗上架起小炮。小炮咚咚连发，炮弹拖着尾巴，乌鸦一样划着半弧飞向正在狂奔的大黑马。

十几秒钟以后，大黑马的周围响起了连续不断的爆炸。空气被炸得格格作响，大地给震得摇摇晃晃。空气与大地碰撞后同时颤抖，同时发出奇怪的轰鸣。轰鸣声中，出现了许多红中有白，黄中有黑的烟柱。烟柱中，大黑马象跳越障碍似的窜起多高，紧接着重重地惯在地上，四腿不停地挣扎，抽搐着。终

于，它从喉腔里发出拽锯般的嗤嗤声，鼻翅剧烈地扇动几下，脖子一挺不动了。马的肚子被炮弹皮撕开，内脏仍然一颤一颤的。马的前胸和后腭裂出了深洞，洞中淌出了血。血色黑红，凝滞，迅速将土地和它的皮肉粘合。漫开来的烟气掺着血的热气，散发出烤肉的焦糊味。很快，焦糊味被风带走，雾一样飘向远处的村庄和田野。

在刚才的炮弹爆炸中，骑手突然感到自己被谁从马背上提起，又轻轻地给抛出去，抛出去。他恍惚看到，大黑马也随后飞起来，飞得离他越来越远。潜意识中，他非常后悔没能及时地抓住缰绳。正当他竭力要看清心爱的大黑马飞往何处时，一股挟着火辣味和铁腥气的大风猛地将他刮向远方。他腾云驾雾，他随风飘荡，他在雾中风中身不由己。蓦地，风停了，雾更浓了，他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他恍惚觉得着地松软而倾斜。他顺着斜坡滚动了许久，好象滚到了一处遥远而平坦的地方。身下有一洼水，只是这水腥而发粘。他的脸贴在水洼中，湿漉漉热乎乎有种似曾经受过的感觉。这种感觉非止一次，只是在什么年月什么情况下却记不清了。就在他竭力体验和回味时，脑子中忽然闪出一个奇怪的亮点。亮点迅速变大变色，变得发黄、发红——象一片鲜红的血。立时，一股似乎来自天外的冰冷气息钻进心里，他觉得自己仿佛凝固了。他想动动不了，想看看不到，想听也听不着。一个可怕的模糊的想法在他脑中若隐若现——难道我要死了吗？他全然无意识地伸开双臂，十指象鹞鹰搏斗时的利爪一样伸张着，收缩着，将他自己根本不知是什么的一种东西抠住，抠住——抠紧了大地，抠紧了世界……